續學堂文鈔

績學堂文鈔卷四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瑴成循齋

引　記　傳

避跡錄小引

避跡錄者吾宛陵徵君沈耕巖先生避地浙中軼事也甲乙間南都擧立阮大鋮修宿怨於東林大興詔獄緹騎四出先生攜家逃之金華諸山谷改革後黨禍解先生遂爲長往計留婺九載轉客諸邑無定居向源巖塢多遺跡焉識者方之謝翶然

先生旣自晦其跡非搜訪莫之知此避跡錄之所
爲述也方崇禎初先生以賢良方正薦舉徵詣闕
下卽抗疏論樞輔楊嗣昌及督臣熊文燦言雖未
用直聲震寰宇天下之士多從之問業姑山講堂
戶外屨恆滿及其變姓名深隱三十年皂帽窮約
以終其身天下想望其人必泰山巖巖孤高絕俗
然某嘗見之則溫然和風煦日道德之氣親人某
不敏夙習未融每念及先生德容未嘗不鄙吝潛
消如奉耳提矣嗟乎先生應徵召則國典有光樓

山林則士類與起在宛宛重在金華金華重在黃山黃山重列儒林不媿先儒入流寓增輝簡牒金華蘭溪武義諸邑一聞文孫元佩之言即爭爲蒐輯告之當事補入志乘宜也先生有子五六人並績學不求聞達元佩弱冠子身走萬里入滇黔迎父於寇氛甫定之餘其至性有過人者今又於先生歿四十年後因金華唐使君厚菴貽書觧友人訪求先塋遂悉得先生行寓所經及當日遯老碩士往還箋札元佩裝被微行徧歷諸郡舍見其

居停子孫與講世好迺於敗屋壁間得顏字曰耕巖先生讀書處拂塵諦視題識宛然而白髮鄰媼頗能言僑寓時瑣事脊脊然詳詢內外存歿相與欷歔歎息者久之婺之人始知嚮所謂巖塢山人王子雲者卽沈徵君也共相稱道咏歌倩江傅君旭元留心掌故亟裒集爲兹錄而雕板以傳使來者考鏡知君子之跡晦而彌昭世人愈不能沒而忠孝相成信賢者之必有後一時賢士大夫競好維公及賢太守表章前喆與人爲善之盛節皆足

以感發人心裨益政教而垂永遠豈惟爲寶婺山
川增一嘉話而已哉

芹瀾堂文課小引

芹瀾堂文課者方畹茵先生課士之文也先生旬
出名孝廉奉　朝命來吾宛爲弟子師於時　文
廟尊經閣俱工竣落成先生恭行釋菜禮遂集諸
士課藝其中而甄拔其文之尤者以爲程邈稽典
也古者建學明倫以詩書禮樂造就人才爲國家
用漢唐經學立專家置博士及弟子員以相師授

宋范文正公守蘇胡安定公爲敎授設經義治事齋遂開洛閩之傳可謂盛矣前明三百年公卿宰執罔不由科目進皆學校所陶淑厥後下帷潛修多在家塾然惟司訓者能舉其職斯有以振興其氣而畫一其趨則學課之攸關寧細故與吾宛陵萬曆間學課甚勤科名亦特盛如莆田曾公之能識司成亦其徵也　國朝取士制皆由舊以予耳目睹記若武進劉侍御穎州江都郝徐兩明府錄宛時並大興文會與郡邑大夫之季試相輔而行一

時登賢書取上第者踵接雲與上有以作下必有以應已事彰彰有然矣今者　聖天子稽古右文以天亶之聰孳孳問學當朝鉅公並以賞學樹風聲學使者崇雅黜浮制舉一道駸駸復古太府佟公恭宣德教比年以來修復書院廣設學舍延請名師親爲課督六屬蒸蒸然向風頃又鼎新邑校而先生之來適當其時天時地運人事殆有不謀而叶應者竊睹文課所選錄評次簡古雅正蔚然足以仰翼作人之化吾黨之士尚其共勉以無負

裁成至意將自今以往匪直科第可媲前修即由是而進於通經治事之學以方軌蘇湖不難矣爰爲之引

寧國縣南陽胡氏譜小引

丙戌長至姪壻張子功一謁余於寧邑之東闕相見道無恙訖離席而請曰南陽胡氏者僞數年授經地也其家乘重修既成勉竊爲之敘而程子偕柳爲之跋仍欲得先生一言重之余惟譜牒之所關誠大矣族大支繁不有以紀之則有數傳之後

而昧所自始故曰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近代作譜者率祖歐蘇今兩家譜法並載本集雖小有不同要皆以闕疑傳信愼別而敦本與古者宗法相表裏故君子善之而甬東范氏之言譜則規於簡明而易修其爲仁孝之思一而已矣夫譜之義例與史乘圖經大致相近康熙甲辰余家有譜牒之役越數年癸丑宛郡有圖志之役余不敏並皆執事其間而知其事之各有難易然皆必時時增修庶免遺闕顧吾譜距今又四十餘年未修歲月

如流衆舉匪易胡氏自安定流芳至應麟遷寧族之蕃衍幾半一邑而南陽一支廼能重修其家乘可謂得敬宗收族之意者矣余以病蒙　恩放歸息影山中筆墨久廢因功一之請而嘉其事之本於仁孝爲綴短引若夫譜之美善二子詳之無俟余之辭費也

募復許村橋引

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而述王政者有徒杠輿梁之目夫梁爲輿所經

國都縣邑之孔道成之農隙宜也若杠者可一人徒行耳乃更前一月與陳道並舉又適當場圃方築時何亟亟若是豈非以蔵賓告成農急收斂溝洫衡從負戴絡繹而金風戒寒民尤病涉與許村之北周冲之西水自新田來屈注深滙山雨乍集咫尺天漢舊設板橋歲久傾圯因循未復行者患之僧无瑕者發心募建且欲及今兹之秋成而速成之余喜其事之利我農人也爲疏以先之夫用一方之力創一橋以便一方所損壓沙爲益永久

固君子所樂爲也況修復其舊乎用敬告玆方之宅於斯田於斯者或銀或米或工尚各隨分慨助以濟焉

募修痘神廟引

痘之爲證不知起自何時然其名不著神農本草唐宋以後方書漸有之而益詳於近代則亦可約略以見今自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二十度地西連滇蜀東極海隅爲袤萬里人未有一生不痘者又其爲物自標見至收靨生死判諸旬日其證則

有順與險與逆呼吸轉變良醫求乎其有神靈專司以顯示吉凶之理此痘神所由立也今夫習俗所移嗜慾所蔽至於目不避觸文網以自便其私則帝王之刑憲聖人之至教皆有所窮而不敢不震懾乎鬼神禍福人之怙惡冥頑有不自顧踵頂以求逞胸臆而未有不愛厥子女於童稚然則人無賢不肖而祀痘神莫敢弗虔者固父子天性眞愛因事發見其神攻教良深非他所禱邀福分外者比也吾郡陽德門外過濟川橋爲東直街有東

平廟祀唐忠臣睢陽王張公其後別爲天妃宮旋毋廟所從來舊矣歲久傾圮神像剝蝕道士范肖元發愿募諸好施者謀所以新其居宇莊嚴像設而求序于余余惟此兩人人所樂助而有助於教遂不辭而爲之引

募修柏梘寺引

文春山在郡治南綿亘百里爲一方之鎮而柏梘居其最勝相傳古有僧以柏引水至廚遂以名山則寺之來已久據郡乘今寺建於宋嘉熙丁酉至

明嘉靖中先大參宛溪公率族人重建祁太守肝江羅公近溪親爲題額亦時時往遊於是寺前石壁及飛橋諸處多有題字遊人磨溪水中瀦石塡其畫而讀之猶照耀几案間也　國初萑苻竄山谷寺爲鄉兵所殘緇流避亂析居於外平定後與經修葺僧外析者亦稍稍歸然終不能復其舊無何山門圮廢神像蹐塞內殿前無屏蔽近且殿脊穿漏幾於露處不亟整理勢必盡爲瓦礫僧海源寂灝寂理等發心募修求引於余余族始祖宅兆

托處茲山實與寺鄰不能辭也余行諸方見新建精藍所在而是至於古刹或反荒蕪甚且僧房輪奐而佛宇飄零亦如附窆者各崢嶸其碑碣而初卜之塋域沒於荊榛世風不古率先私後公可勝太息今柏規諸闍黎猶能於析居久迄之後不忘本根相與募修古寺深可嘉尚凡在好施樂善者必將有以共成厥美矧本寺檀信舉自 高曾有不懽忻讚歎喜助爭先者哉行且蘭若莊嚴頓還舊觀而僧衆亦可以咸復其所一大快事也爰爲

之引

封吏部尚書陳太公捐粟惠民記代

常平義倉皆惠民之善物而義倉以聽其鄉自爲之上不煩官而下能徧及是爲尤善然非得賢士大夫倡率主持亦鮮克善矣朱子行社倉於鄉而致焉爲善之善者也朱子而後踵行者不復能繼豈非存乎其人者歟乃有不爲常平義社之名而師其意出巳貲爲之積久靡倦終遂捐以予人若封吏部陳太公者其可以風矣太公爲吾師大司

寇澤州夫子之尊人自其爲諸生鄉鄰有急恒毀家以紓難稽諸州乘不勝書也司寇公祗遵庭誨以濟節自厲太公里居無異公之未貴顯以儉勤能守其先世遺業稍用所餘積粟以時斂散代農人之匱閭黨賴之或遇災祲則爲糜以食餓人如是者有年矣歲戊辰州大熟州之人爭輦負以償貸粟太公悉慰藉之卻所償而焚其劵計所捐累百萬斛州之人相與言之有司請建祠尸祝焉使者爲移文禮部將以入　告太公聞之亟馳書司

寇公使牒郡縣其事州之人更相與私立石頌之無何晉大旱州獨以無宿逋得有餘蓄忘其爲歉歲嗚呼盛矣蓋古者比閭族黨相爲保愛賙救必立之長以教令之皆於鄉先生之賢者是藉今於太公之事徵之益信而先事爲備則歲不能災謂救荒無奇策者誠非通論也比者　聖天子屢下捐租之令行賑貸之惠積常平之粟所以講求乎荒政甚至賢士大夫敬恭桑梓欲爲朱子之所爲以上佐　朝廷德意其將聞太公之風而興矣乎

重建梅氏宗祠碑記

古者別子爲祖卽諸侯之昆弟始命爲大夫者惟世適相傳得祀之謂之大宗其小宗支庶皆助祭於宗子故曰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自封建廢宗法浸微宋伊川程子始議立始祖之祭所謂始祖則始遷祖也明世宗朝用輔臣夏言議詔天下臣民皆得祀其始祖遂著爲令禮以義起聖人不易也蘇老泉謂今相視如塗人者其始一人之身也蓋惟人知有祖庶不至相視如塗人祠堂之制

所以達乎天下也吾梅氏世居栢梘山口太七公塋域在碣質爲始遷祖五傳至質齋公立家廟於山口祖居蓋洪武初也今尚存遺址嘉靖七年戊子移至螺山至三十五年丙辰宛溪公增修之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大庾公役遷於方村西距大溪可一里頻年大溪屢徙而東漸逼祠基祇隔一田溪漲則牆跟衝齧岌岌有不能終日之勢合族公議必當遷移僉以蒲干爲山口出析首村居諸村之正中形家言亦且云吉遂定今址經始於康熙

辛卯落成於丙申廣袤如前高則視舊稍損不敢務爲華侈一遵儉素遺規惟寢室酌倣滕橋孔氏爲樓分上下層以安神主按譜列序毋紊毋遺周設總扉密護祭則啟朔望焚香則啟儼如鉅龕變堂舊無障蔽今設屏風門以分堂寢盧餅鏞鼓皆設門內祭則屏風洞啟牲牢醴饌奠獻皆於堂子孫蹌拜行禮樓上下皆可見祭畢闔門飲福頒胙用[illegible]皮潔大門前增設牆覞爲落禮門右出走道循外垣西行轉而南出外垣大門正對柏挸則松

楸在望矣禮門及外大門皆用㭅柵走道內多存
空基令可容輿馬稍北置屋若干間以居守祠者
疏圃環之又北小苑屋三楹設廚庖以待用自禮
門至北爲長巷通行盡處爲柵門北出以啟閉祠
後設書屋二十餘間中爲講堂背負祠牆門臨溪
水曲抱如帶爲學者誦習之地是爲文峯家塾亦
皆所以衛祠也祠凡三徙宿材無幾費難程鉅拮
据六載恆懼弗終賴我祖宗之靈諸叔姪兄弟戮
力同心幸而工竣所願後起者將助修葺恪恭祀

事型仁講讓勿替家風以光昭先德我祖宗於昭在上之英爽實此憑依其亦將啟佑之於無疆矣因略記顛末俾來者知之其在工勤事及仗義捐貲者備載碑陰十五代孫文鼎謹記

海印菴碑記

海印菴在赤土岡萬歷丙辰丁巳間從祖文龍公所施建也公五子長視林居鹿角山房餘並居張冲別業相距數里而赤土岡介其中爲昆弟子姪會課之所謂之開山祉天啟甲子文麓之從弟開

先亦施其菴右餘山於菴菴乃益拓其埼文旐已
前卒視林爲正名之曰海印菴而自爲文勒於碑
碑植簷際人或莫之讀徒以山皆赤壞而俗名弘
通與紅土音相近遂以是呼菴而已去年秋視林
之曾孫以曉將於菴後有所卜擇或齮齕之徵界
於碑而石爲簷溜剝蝕字多漫滅余乃令舁碑就
日以水沃之使有字處加點衆共視之文雖殘闕
大致具存兩家施山顛末界至犂然也山旣爲先
人所施則永爲菴物恐歲久殘碑幷亡後益無考

請余爲文述之余因是慨然想見當年家學之盛蓋吾梅氏字察一書嘉惠來學海內操觚之士奉爲津梁而文穉固誕生公兒也一時蟄從人鉛槧而戶詩書家熟鱗次絃誦之聲相聞仍多別墅用資下帷習靜或特置文會以時集課若茲巷者其一耳厥後諸父君平以庚午凡民以癸酉從兄月旦以己卯先後登賢書是從以戊辰貢成均共儕學宮爲名諸生者項背相望非偶然也苟非殘碣可稽亦孰知今日田夫樵子負擔憩息之紅土巷

即當日騷人文士春花秋月風雨晦明賞奇析疑之勝地哉某生晚不及見吾宗全盛時猶憶順治間先大父西安公及從祖大生與凡民同秉祠政余小子方弱冠獲承謦欬於時凡民藏書極富年逾杖國手不停披迨康熙初屬有宗譜之役又獲與峙高兄迪狀共研者數寒暑焉則槐林之家子而月旦長兄也歲月幾何老成彫謝撥公者皆久爲古人食指益繁產且中落然村聚中特爲恂恂雅飭不與時俗波流夫乃益信君子之遺澤久而

未艾異日必有賢達亢宗修明墜緒以光大先業其在斯乎余拭目俟之康熙壬午某月日記

南樓記

樓在宣郡治南郡太守佟使君青士所建也使君治吾宣九年矣當己丑庚寅大饑疫之後使君一至而郡之民若更生焉諸所以捍禦救療靡弗至所當興除者靡弗爲而特重膠庠曰文教者治之本也郡故有文昌臺居郡校之巽維地形家皆以爲係合郡之文運歲久而圮甲寅乙卯前别駕常

公太守莊公除瓦礫而新之會未四祀又頹且墮
使君采與諭捐俸倡修之如翬如翼加高敞於舊
而郡齋中謝公樓據陵陽之峯顛惟玆樓與之對
峙謝公舊稱北樓則此稱南樓宜也南樓之左爲
正學書院盱江羅公講學地也亦久廢不治使君
因并繕完之嚴祀考亭朱子及新建王公暨講壇
諸公其中更廣置學舍數十間庖湢具備爲學者
藏修之所延名師課督之佔畢伊吾聲琅琅然也
樓東負城有隙地種以松檜皆成行前俯清池蓮

荇菖蒲藕花菱芡蔚然紛披魚數百頭游泳跳擲池岸雜樹梅杏桃櫻梨竹芭蕉四時花卉皆歷落有致周繚以垣左右爲之門守者以時啟閉樓右立孝子祠與書院皆臨池品列以翼樓遊者入門拜祠下遊臺前走道至臺左拾級以登啟櫺星至臺憑檻視園池卉木已別有天地攬梯入樓虛窗四闢指點郭內外萬家煙火眞如圖畫更上一層禮文昌之神倚欄周望百里外山川悉攬而有也下樓左折入書院拜謁先賢見誦習彬彬恭讓之

心油然生矣自躡峯至者道城堞徑龍首塔入左門過萬壽菴則先至壽院沿遶睇眺尤目不給賞使君既才敏精吏治案無停牘公餘多暇則偕僚屬攜賓從往觀區畫點綴良辰美景則招集郡中紳士文人讌會賞花釣魚看紅葉即事爲詩每拈一韻使君輒走筆先成座客璧相屬和奏雅琴浮大白投壺校射以相娛樂四方知名之士聞公名來謁見者趾相錯亦往往下榻其間贈荅篇章裒然成帙論者以齊書南史並鈇載元暉守宣政績

然至今稱之必曰謝宣城而北樓歸然與敬亭澄
江照耀百代顧考其莅事高齋施澤未久地固以
人重也使君之爲政於宣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
孔溥且深所與詩人才士驢唱篇什倍蓰前哲後
之懷使君於南樓奚啻與謝公爭衡哉使君於學
靡所不究常欲於書院爲余別設一席萃有志者
敦茸相切磋講求爲經世有用之學效蘇湖經義
治事分齋成法以上應　朝廷取士之制事雖有
待其嘉惠之意遠矣

扶搖閣記

自寧國縣治西行數百武出中鎭門為西街儒學在焉欞星門內外並有泮池直泮池前左有樓巋然曰扶搖閣以祀文昌之神飛甍巍起蓋有邑中諸勝規制宏敞屹為巨觀前此未有也穗園明府始創為之經始於康熙某年月落成於辛巳某月凡費千有餘緡恐出清橐邑中紳士里者慕義而助者未及少半也明年壬午春余適有黃山之遊道寧獲登覽焉明府因屬為之記按志儒學舊在

治南夫子巷宋末遷城外東郭明洪武復遷今址厥後學博士傅君以智建文昌祠於學東北無何祠圮移奉尊經閣言形家僉謂宜居之巽維然民居其地猝難遷移先是邑大夫濟南馬君光中州陳君圭策皆嘗經營相度以應諸生之請而訖無成蹟三韓李君銘捐建奎星樓於治東偏用補艮維之缺然去儒學遠非建置之初指也明府來治茲邑之三年化洽人和尤加意學校而其地居民適不戒於火民皆他徙遂購爲閣址鳩工庀材早

夜臨視越三年而閣以成蓋吾郡六邑寧獨爲淳樸玗江雖近溪先生治郡時六邑竝有講會寧獨於百餘年後恪守遺規余所及見饒貞甫汪直質吳聖開梅友林彭又章濟若諸耆舊竝卓然砥行自異流俗故其民安於耕鑿而士恥華競猶有其鄉先正之遺風焉今明府又汲汲焉思有以振興之寧之士風其自茲益上矣乎且寧環境皆山前賢之高蹤往往而在登斯閣也南望則天目叢山縹緲雲外而許懋副喬梓之斂練端方後先輝映

北眺則文脊靈峯屏藩夾峙而屠司成之禮敎余西溪之理學風流未遠左右極目而花溪仙井之水東來西制塵嶺龍潭之流西湖新安則有仙中丞之聲績朱僉憲之才氣楊松陽之文采黃少參之恪勤景行匪遥又如吳正肅之父子兄弟名臣章樞密胡少卿奚廷尉之伯仲競爽以至虞司寇之孤介饒參政之宦業鄭西園之潔清或遠在谷區或近在坊市莫不音徽未艾芳躅堪尋若夫在隋唐則有東山之武烈血食一方晉則有瞿硎之

石室千秋仰止其尤大彰明者也寧之人士朝夕凭闌相與指目以興起其懷古之深情感發其踵武重光之志意加以明神式臨昭示其自求多福之理不惟泮水文瀾倍增氣象而山川城邑亦為改觀易大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明府之於寧也於茲閣可以觀矣明府姓杜氏名時禧穗園其號撫州樂安人宣城梅文鼎記

敬亭山記

敬亭與陵陽實一山也自敬亭之一峯迤邐迤而
南行止於宛溪之湄是爲陵陽陵陽有三峯中峯
郡治居焉北峯爲開元寺南爲鼇峯鼇峯壁立水
際開元迤北陂陀而平衍故郡城南峭而北紓勢
東北顧爲有敬亭也敬亭自一峯拔起距躍翔騰
孤行空際自東徂西連峯奔趨及河乃止是爲廟
埠之盤石山盤石距一峯其閒十里皆曰敬亭蜿
蜒崒嵂若碧雲之在霄盤石者敬亭之盡也其勢
欲盡不盡矯首南顧據水而蟠爲有陵陽也陵陽

北負敬亭如屏如扆而敬亭右倚陵陽如脊精氣聯絡筋脈灌輸故曰一山也譬若樹焉撫其幹則識其枝咀其華實者察其根性而微微焉尋幽勝於蔓附之芬品瑰奇於竅穴之巧此與以大塊爲圖者曾何以異尚足與之論全樹乎哉不寧惟是黃山者兩幹之宗也而自簪嶺以降則皆敬亭之嫡派朱子之說禹貢也曰兩山並行其中必有一水兩水並行其中必有一山今太平旌德諸水皆入涇溪經甯國江出蕪湖達於大江是敬亭西界

之河也寧國於潛諸水皆滙五河渡以合於宛句之流經新河莊而出姑孰以達采石入大江是敬亭東界之河也由朱子之言觀之此兩河之中豈非一山乎是故湖敬亭而上則爲橫山爲華陽之高峯皆敬亭之祖禰也沿敬亭而下則爲麒麟爲九里爲橫岡爲鳩茲皆敬亭之支庶也敬亭之左衞爲硤石其右衞行廊行廊遠而硤石近敬亭之情東趨宛句也若夫新河莊則近戸也麻姑諸山隔水遥峙爲聲援則外垣也由高峯而湖石皃紆

折迴環似黃河之曲而其枝葉扶疎連延橫亘百
數十里東爲寧國縣治爲螺田爲柏梘爲新田爲
嶧山西爲太旌涇三縣治爲呂山爲琴高山爲金
牌爲馬頭爲灣沚皆敬亭之伺祖羣從分大小宗
者也由是以言敬亭豈非合衆山以爲勢者乎敬
亭合衆山以爲勢而獨異於衆山敬亭之爲敬亭
概可知矣環敬亭非無山也登敬亭之巓則退退
然伏處於其下而前後左右數百里之山盡得見
之且皆若拱若侍於其側惟其蓄積也厚故其鍾

靈也特亦惟其控制也遠故其挺秀也奇郡故多佳山水誠莫有踰於敬亭者矣謝元暉李供奉之在宣也遊歷徧乎郡境而獨推敬亭豈不然與乃若亭臺之蹟寺觀之名與時顯晦興廢遷改不常不足為敬亭損益也故記其大者

世忠烈傳

始某讀甕草辨疑序仰歎焉文毅公之忠烈昭耀史乘為、累代光遂有徵夫入者以節照耀公於蒙難之餘卒殉以死獨自幸生平慕古奇行不謝

及身見之既而伏讀　御製神道碑文詳考刎難始末則從公死者甚衆而溯其家世又有趙太夫人以爲之先是馬氏一門世濟忠藎且家傳節烈雖求諸古人或難與儷眞足以興起人心綱維世教所當廣爲傳述者矣作世忠烈傳

節烈趙太夫人者特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原任廣西巡撫馬文毅公鎮雄之祖母原任江南江西總督兵部尚書馬公鳴珮之母前遼東廣文贈少司馬馬公與進元配而太平府別駕贈少司馬馬

公重德之冢婦也別駕公明廉惠太平人思其德祠祀至今廣文以明經理學授學博士弗就爲經略熊公所器重遼大寧方受兵城且不守廣文矢死登陴爲捍禦計忽訛傳城守者已散去童子奔告太夫人太夫人曰事已如此待敵至而引決晚矣惟馬氏一綫不可絕乃以屬婢金莉曰女善視之主人歸則以告吾不能需矣孫女久吾依不可相棄遂偕赴庭前汲井死焉先機留也見危授命而暇豫周詳勇也憐女孫俾完貞白仁也太夫人

全此三者以成其節烈於以昭先德而垂令模宜乎後嗣之光大哉一傳爲大司馬公鳴珮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由宣大總督總制兩江兩江人尸而祝之亦如太平之思別駕也再傳卽文毅公鋐雍康熙庚戌彼
命巡撫廣西廣西承兵燹後多伏莽嘯聚公宣布威德剿撫兼施次第削平解散癸丑冬吳三桂反明年二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脅公以兵不爲動則囚守之公先後遣其子世濟世永穴垣出赴京師告急賊偵知移公別室防益

密困拘四凡四年不變延齡亦感悔將圖歸正會吳逆遣偽大將軍吳國琮攻破桂林殺延齡并收公誘降百方公大怒罵賊遂遇害二子世洪世泰及僕諸老道等同日死賊恚甚暴公屍於野數十日面如生兩手各抱一子賊見驚異收瘞之公之死也宅眷尚幽別室至是守弁楊垣以告公繼室李夫人及世濟妻黃淑人公二女妾顧氏劉氏世濟妾苗氏並相率自經死賊弁義之為縱火焚其骸而取李夫人黃淑人遺蛻附瘞公旁後二年已

求　王師平定三藩世濟請於　朝迎櫬以歸
天子憫其奇忠祭葬加等贈恤賜諡文毅灑宸翰
書神道碑文以旌其蹟官其子世濟世烝及其客
來助等爵賞有差識者以公之大節凜凜本於廣
文之理學而李夫人姑婦闔門盡節則趙太夫人
之事平時壼聞有以啟之嗚呼盛矣
贊曰扶風馬氏傳忠經世多烈節餘芳馨襲今輝
耿揚休聲危城捍守一甌青寒泉數尺飄香魂男
忠女烈揩乾坤英賢濟美皆名臣彭蠡震澤連東

滇仁義覃敷江海寧桂林閉闔靖邊塵猺獞溪峒
無宵驚遐邇興學煩經營叛帥異圖倉卒乘四載
拘囚彰積誠草聖寵蛇假討論志定神閒賊氣吞
三十八人闔宅殉淑人聞變首姬經預媛二女各
轉生相詡今宜踐宿盟投繯序列分卑尊劉苗諸
姬相繼行夫人以次為斂形乃自繫帛絕吭瞑一
門忠烈何崢嶸　國典褒忠及後昆公侯復始道
乃亨天道報施隨影形忠孝傳家道有恧今日苟
忠炳日星故是當年烈婦孫

袁唐伯傳

先生姓袁氏名友韓字唐伯明諸生也其先自寧國縣方袁村遷宣城之龍溪居河東爲邑著姓世系詳家乘先生生而穎異好讀書隸博士弟子員每校藝輒冠曹偶食餼有聲一旦慨焉棄去人皆惜之顧學行益著遠近從遊者日益衆所指授里中後起及旁邑生徒凡數百人多成偉器環百里內外皆呼曰唐伯先生也龍溪依河舩受貨所江淮賈客雲集往往用居積年什一致厚貲豪於鄉

閭先生獨楗戶下惟無暑寒蚤夜知有書而已家世素封以讀書故致中落先生處之晏如也終不事家人產益發藏篋書讀之嘗謂經義取士原委闊深乃應者率剽竊人剩語苟徼倖一第於聖賢義理罕所窺見不適於用非制科意思矯正之爰取諸訓詁自宋以上至漢唐注疏纂脩成一家言所讀書率五百過以爲程書皆手鈔或至再三不止故史漢通鑑能闇誦不遺一字有問者輒口授之其勇自督課至老不衰類如此又以儒者之學

覈括簡有因涉獵諸子旁逮星緯象數老釋悉爲
覓羅得其要領爲文務暢發神理直抒所見不爲
浮艷綺語以悅人目與會所至或日脫三四稾時
爲古文辭援筆千言如宿構詩歌矢口成韻樸老
眞至要取適志不一一規倣求似何人也好濂洛
學闡其秘然雅不欲分朱陸門戶以相掊擊曰學
貴實踐耳紛紛聚訟何益乎爲人質直厚重不事
邊幅惟孜孜扶進來學無論少長疏戚及貧利鈍
皆爲剖析疑難諄復詳盡無倦容旣恬淡寡營老

去神明轉益精強與客弈或達曙不寐飲則數斗立盡酒酣輒吟所作詩陶陶兀兀不復知有人間世矣人知與不知皆曰袁先生長者嘗有羣盜掠龍溪兩岸人盡攜孥遠避惟先生手一編咿唔斗室如平時然盜亦素聞先生賢不入其廬且插松枝識其門相戒毋驚溷讀書人也所著有四書補注五經增疏春秋正辨解若干卷詩古文稾凡數尺藏於家先生生某年卒某年有二子十二孫曾孫六皆能率家誡讀其書於是先生長子文學仕

方合修兩邑家譜將論次先生行事以詔後人而請予傳其略
論曰語云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信夫向使以先生之篤志與當世士並驅所逑或致身通顯不難然豈復能盡意學古悠然於文酒友朋之樂自適其適乃爾哉昔沙隨程氏論讀書必諷誦數百遍則終身不忘其法日惟熟記二三百言不十餘年古人之書約略可盡然世罕有行之者今於先生驗之矣

奉議大夫任篁渚傳 代

大夫名埈任姓字松瀚一字松巢篁渚其號皖之懷寧人也先世浙安太守之後有考老千戶總管自廬江遷懷遂著籍於懷至午橋乃用儒術顯曾祖可容明萬歷丁丑進士仕至廣東惠潮道會一再創倭於碣石南澳粵人德之祖國楨萬歷庚戌進士歷官山東兵備道崇禎己巳提兵入衛朝廷以爲忠擢楚臬母老歸養卒以孝稱父之琛性簡靜讀書有名於時南都肇建有詔以清華之任者

不爲動人高其早見丈夫子五大夫其伯也舉壬午孝廉乙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以祖母鄭歸服闋旋擢河南驛鹽道値裁缺補廣東南韶道既而分設道員又改任南韶平瀚亂留嶺南乙丑始還家越四歲戊辰卒年七十其在戶部也一監淮楚稅再監大通橋及通州坐糧廳所至並能其官督郵中州一如其在戶部時其在廣東南韶也下車即檄所屬興文教勸農桑輕徭賦而尤留心獄訟南安壤接諸省餘郡濱海萑苻竊發大夫以康平

為理境內獲安奉檄剿賊於番禺南海新會匪
別首從開以自新全活甚衆粵東故大夫曾祖廿
棠之地崇祀名宦至是人謂大夫又肖能濟厥美
云其轉任南部也時處萬難不惜身贋重譴以紓
民難卒也首迎　王師以襄　天討吏議刻深而
粵人為之訟冤者如出一口雖大夫之恩澤於粵
特深而亦有以素信其心跡於平日云性孝友居
喪哀毀如禮撫諸弟尤能盡其恩數十年如一日
仲弟塾成丁未進士蓋大夫之教也難後歸田塾

方以部郎視學山左乃移書戒勉與兩季弟在家相偕處如齠齔時庶叔之幼者雖年長以偕必加敬禮曰吾先君子之愛弟也五服尊行稱是焉手成譜牒捐貲剏廟曰庶以敬宗而收族也自奉至簡於三黨周䘏則甚厚與人交久而弗替故人子弟必多方獎掖之生平著述有書禮經義勞人草行世晚撰孫何堂九代詩選二十卷持論頗當又有漫錄略存一帙取時晴村居亂史遊歷等什益以嶺南近作并蒙雜諸篇率多纏綿悱惻沉鬱

頓挫尤令人可歌而可泣也子三長奕鑿有才氣任南安同知

論曰余及伯兄皆與大夫同榜進士相友善大夫諸子奕鑿又余辛未所得士也余昔奉　命祀南海嘗大夫於舊廬肅然若布衣談諧抵掌相與極論於天人之故及古今成敗得失娓娓不倦出其詩誦之跌宕舂容無幾微怨尤見於顏色及歸舟抵曉又人人能言其內行之醇其友愛和平尤足以風也伯子奕鑿以余所得士也宜且世講也以

狀來請傳述爲條次如右焉

沈公厚傳

吾鄉沈耕巖徵君有皐羽所南之節醇德猶將過之而諸子並能文不仕人尤以爲難予所善者公湛公厚公厚家耦長姊將予並其子廷璐紀行草而奇之已與公厚燕邸周旋久相得也比南歸村聚各鄉末由數數見不意蓋先我逝廷璐述其行覩予予遂爲之傳傳曰公厚名埏宣城人參政古林其高祖而耕巖徵君第五子也甲申乙酉徵君

爲鈎嶺者所羅織變姓名入浙公厚時方齔挈之行遁歲母卒旅次哀毁如成人當是時浙㴠椒版圖大兵之後洊更饑疫墟落荆榛徵君數徙居於窮巖絶谷每乏食公厚逾嵗采麥以炊遇霖雨麥蒸浥不可食食輒眩仆移時仍强食之徵君嘗言士不苟窮無以見志雖半菽一錢未嘗輕受人凡九年公厚怡然無愠色稍暇即諷書請業以是徵君益憐愛之壬辰侍徵君由向家源涮巖灘歷黟歙棲隱於太平邑之黄山於是學業大成甲午春

徵君命乃歸讀書於石子澗歲時一往省所爲制舉義雄渾浩博然惟門以內用師友視當世通顯蔑如也辛亥偕徵君弟子新安陳仲猷游粵東遊是時徵君亦旋剡塘矣至粵惠潮道江君湅石遺其孫受學而恭毅秦君瀛方官粵西驛道聞之亦特柬招致於是往來粵東西二年癸丑冬吳逆反滇南亟歸行至沅湘而吳逆兵已抵松滋　王師集岳州僅隔一江關津阻絕戊午二月吳逆僭號衡州物色公厚或以告即夜踰垣遁明日聊者

至而公厚已在南嶽諸峯不可蹤跡矣是年八月吳逆死公厚乃自南嶽至常德己未二月　王師克岳州僞將軍吳應期奔回長沙裨將奔常德大肆殺掠幾爲所害行李僮僕盡失乃至金鰲觜身自鋤畦樹蔬以食錢唐吳雁山贈詩曰閟戶人斯在虛庭客許來畦青飛菜叶籬紫豆花開蓋即其時也無何　王師進征滇黔招撫佟公企聖道常德請偕行於是不通家問已八年矣庚申八月子廷璐忽於書肆中得越客所留片紙具言公厚應

招撫召及先被兵狀璐即襆被辭母往迎艾子一見慟絕又聞徵君已卒設位成服哭旬日不絕聲欲辭歸而軍事方殷不可以請璐乃先歸報母公厚仍以戎服從行十月滇南平吳逆孫自剄死傳首軍門諸所署僞文武官悉囚服面縛待罪有素識公厚者見而歎曰今乃知公爲天上人也前被掠二僕復得之戊戌四月乃自滇旋里痛徵君之卒不及親含殮露處寢墓門者一月苫凷三年庚午入都甲戌歸治苕塢修魚防構見吁山房日哦

其中不復出時愚山施侍讀晴巖吳處士倡刻徵
君姑山集公湛與公厚後先任讐校一日梓人見
公厚暑瘦不解衣驚問之荅曰吾先人集在此吾
敢露體偃息乎乙酉七月患肺疾遂不起永訣時
惟諄諄命其二子曰姑山集中有某謪字記改正
之阮司空爾詢哭以詩曰一息未嘗忘死交百年
自署是遺民葢紀實也公厚性剛毅恆面斥人過
其人改悔或一善足錄即稱道不置子弟雖造次
非衣冠不敢見不濫交所交皆徵君執友後人賢

德者其在京師自四明萬季野姚江黄主一外舉有晉接也初公厚在沅時有程德明者大兵過被執將就戮公厚聞其微人也救之且轉貸白金三兩使爲生理後廷璐迎父初傳聞在沅行兩月始至至已歲暮困極貧且盡又不知公厚所在遇賣酒者問之則悉其詳言公厚已隨大兵去貴州璐不覺失聲大哭賣酒者驚璐告以故益大驚熟視良久卽提璐至室內璐亦大驚賣酒者曰若無恐吾程德明也昔若父活命恩卽今賣酒資皆其賜

也異哉殆爽留予以待予即導之見公厚所善者使以璐手書從羽檄先達公厚仍括賫酒資三兩碎縫璐衣裏曰此去非復人世庶備不虞又飲同行者拜屬之曰吾恩人子幸善視之於是璐裹糧隨行日纍溪薪夜宿古廟破屋復走千數百里越兩月而至黔得父子相見云其平生事多類此非備載也公厚二子廷璐廷玠並諸生

論曰當己亥海舟之變沿江州郡驚潰款附一時失職之士野處逃人事定多羅其咎獨徵君超然

遐舉若威鳳之翔於九霄及三潞首禍負才譽者多遭迫脅　國典寬仁恆遂解網尤悔甚矣公厚身陷賊境嚼然不滓豈非諝之有素哉余得廷璐紀行詩始識顛末厥後於燕邸聽闓友劉鑑石坊述避逅公厚祝融峯顛定交古松之根其事乃益明若公厚之於程德明事以展轉相濟又未嘗不歎君子之好行其德也

皆僊齋傳

先生諱弘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僊學者稱僊齋

先生姓沓氏說文沓篆作譬即古贊系出漢相國
鄼侯何後世以贊分氏宋元時爲陝三原望族建
炎從南渡者居宣城明初贊三復自宣城遷皖之
荻埗遂世爲懷寧人曾祖陽多隱德祖學易嘉靖
癸酉舉人任江西金谿知縣有篤行生二子俱諸
生長誠中次文中即先生父也先生少負異才工
進士業秋浦吳次尾先生常亟稱之年十八補諸
生攷經義輒高等入南闈輒不見錄以孝友廉介
重鄉里其卒也無老稚咸悲傷自遠弔者日無

處邑大夫親致奠誄焉曰嗚呼倪之望也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先生生四歲而母夫人周氏卒繼母王嘗毒撻之父知之怒則跽而請曰母撻兒者教兒也及就傅每定省必私見繼母伺喜愠求得其歡年二十父歿事繼母益謹母或私遺其家服食器用臧獲以告則呵而扶之令無敢復言母乃益安弟張祖庶母將出也幼羸疾又性嗜飲先生爲手劑湯藥共寢處垂涕切責弟感悔疾良已卒舊學爲名諸生世父誠中子夭因以爲嗣遺

雍湖先生分已雍衰之使均同母姊適曾氏者無出爲夫置側室晩依先生居臨卒留以所攜篋中貲累千畀先生先生悉緘置姊靈側婿來哭悉付之居無何側室所生子家難作先生復投袂起爲白其事盡先生忠厚懇惻出於天性而有所不可則又必行其志也南都之再建也阮司馬驟起用事其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召致先生欲假督餉池太倉以同知則謝曰親知遂光寵多矣留賓筵中一布衣高歌詎浪不所得更多乎遂告歸既而有

客踵門奉千金爲壽曰司馬意也先生笑却之南都敗附司馬者皆竄伏而先生以親故獨翛然不爲彈射所及先生自幼與流俗與遊合而卒爲人所推服單詞啓口四座肅拱以聽或面諍人過人亦不怨人有急則周之與人言貫穿經史百家咸究底蘊江郭宅燬於兵卜築桐城之梅渚五十後復遯地于龍山之杏花村遠近負笈者履恆滿凡經指授多成令器家居持禮法甚嚴族黨子弟見之不問不敢對弟張翩年七十事先生若嚴師頗

耽釋典嘗自書斗室曰飽吾嬉焉爾臥吾寧焉爾
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愼無憂忍無辱靜常安儉常
足年七十看花數里外不倚杖終日危坐讀書對
客無倦色如是者又八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八於
時大雪深數尺先生擁被起曰吾生也大雪今去
亦大雪吾行光潔中至樂也遂瞑夫人阮氏曾祖
曰鶚浙江巡撫乙酉四月七日叛卒屠城露刃欲
夫人行不爲動身被數十創罵賊不止絕而甦里
人稱曰生烈詳桐城錢飲光先生集

贊曰先生之族多在吾宣有無疑先生者讀其遺集慨然思其人初同里沈明揚徵君與東北名彥爲復社無疑招先生弗往公之而先生之心乃大白也徵君以諸生抗疏纓鱗直聲震動然余及見之道德之氣玉潤春溢蓋介而和先生則和而介將毋同矣徵君逾七十芒屩行百里易簣從容作詩略無繫悋然雅不信佛者書斷之而先生精內典要其晚節益光羽儀於鄉國脫然於榮辱死生一也余交先生之子元彥獲悉先生之槩故爲之

傳俾後來者觀法焉

孫節母傳

龍溪孫三吉喆少孤鞠於母氏思所以彰其母之節孝既廣徵節壽詩文乞其師溧溪張彝歎序之以著於宗譜無何母卒喆痛不欲生悲其不及已學問之成也乃泫然狀其行求傳於予予哀其誠爲之傳按狀節母系出延陵吳氏考逊城公淳溪友也家素饒裕生一女甚鍾愛未笄即不喜御華服裳衣犄珥類貧家女家人皆異之年十七嬪於

孫君疇九疇九攻進士業不事生產母鄭婚紡績資其膏火事尊章曲盡其歡繼姑林性撥剛悃其意有拂必捧食跪進候改容乃起從姑李少孀無子感母之溫醇雅相敬愛母亦往往脫簪貝佐其薪水疇九不得志於有司齋志以歿遺子女各二家徒壁立有謂龍溪故貿遷地令兒輩從衆居積生計可立足母不可曰見不讀書何以見死者地下於是祀疇九之主於堂東每日帥兒就外傅歸必命之拜跪主前以塾師日所授書拱立背誦功有

闕泣而杖之饔飧屢空輒減食以食兒欲其壹志於學也未幾喆入邑校爲弟子員聲譽日起遠近多延致講授喆以學當取法乎上乃擔簦執贄就學於淳溪淳溪母所命也母生平茹荼集蓼靡艱不歷然未嘗作激烈語從姑李嘗謂之曰婦當奚若母從容對曰如我姑而已蓋自是足不踰戶惟李時時相慰問怡然莫逆也已而李卒母哭之若喪所生二女及喆之婦又先後殁喆既授徒他邑惟仲子濟相依又多病母遂以劬瘁致疾疾作召姊姒

汝從子與訣曰吾昨夢從姑招我是以知其將死
也疾革遺命附身之物悉從簡朴匪直以貧蓋孀
婦禮宜如是耳喆不敢違遂以素服殮母年二十
八與未亡人時喆才十齡又二十年而卒中經死
喪變屢無一日寧居母卒後六十餘日濟亦殤此
喆之所尤痛也
匊巷氏曰疇九嘗從吾弟爾素爲制舉文仍工詩
一生勤苦未有所發舒宜其有子然非節母之苦
誠亦無以繼其志矣矢節烈者恒激厲毋待以孝

謹温醇著乃遂有從姑李與之相得益彰何孫氏之多淑媛耶吾味淳溪序不僅以陶母儗而以孟母事相勖其屬望喆者不已深乎子與氏屢明舜孝謂君子有終身之憂學者穿穴七篇資其博辯以事排斥不知於深造自得何如也喆其務全於守身事親以副良師之所期則門內有餘師矣

終